

第一卷

长篇小说

龐
瑞
垠
文
集

龐
瑞
根
文
集

第
一
卷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蘇文藝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17.2

P173:1-8

样1

社1

龐
瑞
根
文



武汉工业学院图书馆



008740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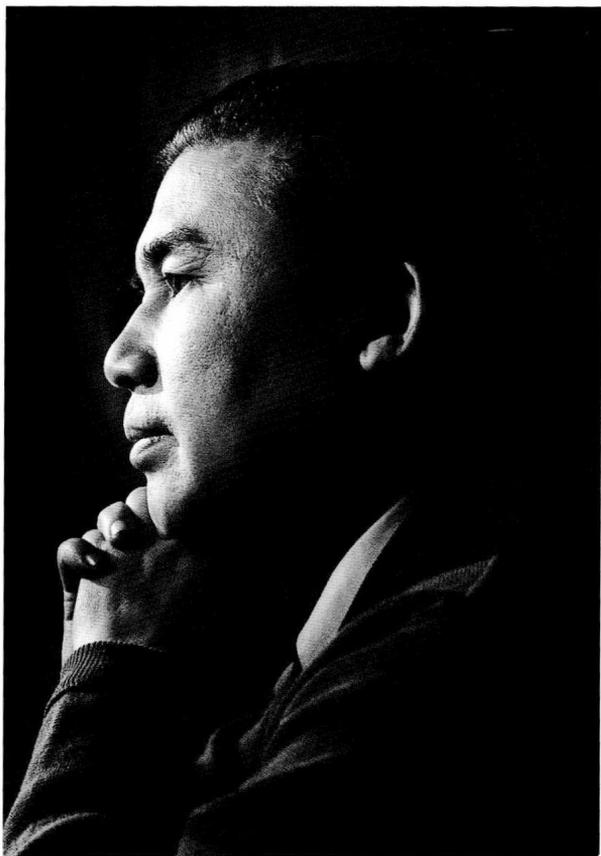
庞瑞垠文集. 第1卷, 长篇小说/庞瑞垠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399-2423-3

I. 庞... II. 庞... III. ①庞瑞垠—文集②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346 号

- 书 名 庞瑞垠文集 / 第 1 卷
著 者 庞瑞垠
责任编辑 朱建华 游济仁
责任校对 芒果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mm 1/32
字 数 650 千
印 张 27.37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423-3/I·2296
定 价 400.00 元(共 8 卷)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近照

出版说明

(一) 自一九五七年发表处女作至今，近半个世纪内，庞瑞垠发表、出版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其中成书二十二部，余皆大量散见各地报刊的未结集文字），体裁涉及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文艺评论、散文、诗歌、电视剧等，收入文集的仅占全部作品的四成左右，且偏重于长篇小说。

(二) 由于容量所限，作者另外一些有过影响的作品，如：传记文学《早年周恩来》、《吴健雄》，报告文学《光明行》、《华西纪事》，长篇小说《红尘男女》等均未收入文集。

(三) 长篇小说“故都三部曲”（《危城》、《寒星》、《落日》）虽有着同样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但人物、故事并不贯穿，自有其相对独立性，故分别收入文集的第一、二卷。

(四) 长篇小说《秦淮世家》三部曲（《钞库街》、《桃叶渡》、《乌衣巷》）人物、故事一以贯之，密不可分。但在收入文集时，基于篇幅安排的考虑，将三部曲分为上、下册，分别收入文集的四五两卷，仅在文集相关处标明原

三部曲各自截止页码，以示区别，望读者明察。

(五) 鉴于作者在当代文学领域有一定影响，为了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便利，文集第八卷收集、汇编了有关作者及作品的相关资料，但并不完备，今后倘有机会，当予补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日

序言

丁帆

老友庞瑞垠的文集要出版了，可能是因为我对他的为人、为文都较为熟悉的缘故罢，他嘱我写一篇序言。照理而言，作为晚了半辈的学人，我是没有资格来写这篇序言的，缘于他的信任和友谊，我只能勉力了。

在这浩浩荡荡的八卷本的文字中，我仿佛看见了庞瑞垠辛勤笔耕时的那种坚毅而自信的面影！庞公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文学创作，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保持极度旺盛的创造力，其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对文学的十万分的虔诚和执著，把它当做毕生的事业呵护着，把她当做心中的女神敬奉着。一个只有具备了如此信念的人，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创作的自由王国。

收在这个文集里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长篇小说，八卷里有近六卷是长篇小说，可见分量之重。如果说衡量一个国家的创作水平的重要尺度就是看其长篇小说的质和量的话，那么，衡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水平的依据，恐怕也得看其长篇小说创作的质量。就此而言，庞瑞垠之所以没有把那些早已名世的长篇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乃至诗歌、杂文等创作收入文集之中，可见出作者对于文学质量的重视。我也以为，在庞瑞垠千万字的文学创作仓库里，最有分量的当然是他的长篇小说了，而他在全部十一部长篇小说中遴选出了七部收入

文集，足见作者对它们的钟爱之情。

我最早阅读庞瑞垠的文学创作也是从读他的长篇“故都三部曲”（《危城》、《寒星》、《落日》）开始的。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文学”大潮与“拉美爆炸后文学”风靡中国文坛之时，“先锋文学”“实验小说”如台风过境，引领着小说创作的潮头，随之涌动的“新写实”大潮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样的创作语境当中，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沉入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的磨砺打造呢，而庞瑞垠却甘做几年冷板凳，完成了他的第一个长篇三部曲。当一九八六年三部曲的第一部《危城》面世的时候，人们所关注的是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再现方法”，而没有看到作品骨子里的那种至深的悲情浪漫主义精神，我甚至认为，这也正是贯穿作者一生创作过程中的那种无形的悲剧创作力量，它已经成为庞瑞垠创作的一种“个体无意识”，悲剧情结终究被融化成为一种浪漫悲情的气质而注入小说创作的情节、细节和人物的营造之中。从当时的文学潮流来即时性地审视“故都三部曲”的话，这种老套的文学观念和方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技术并非是越时髦就越好，它往往需要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沉淀才能确定，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是如此。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那是作者渗透于作品中的人性情怀和与之相匹配的创作方法以及技术是可以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都三部曲”是有其生命力的，其生命力的表现就在于它的人性价值立场和浪漫主义的悲情抒写，尽管作者其时受统治思想观念的制约，还不经意地稍稍隐现出些许时代思想的痕迹，但是，就整个作品而言，它更为突出的优点就是从旧现实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满城风雨的“先锋派”的创作潮流中突围出来，回到被人遗忘的浪漫主义的氛围中去，这才是“故都三部曲”真正的

历史意义之所在。

随着“故都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出版，人们从《寒星》与《落日》的描写中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部长卷宏阔的视野，以及充满着革命和悲情浪漫气息的抒写气质，尤其是最后一部《落日》的描写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观博得了许多评论家的好评，作者没有沿袭以往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的老路，用脸谱化的手法去描写历史人物，尤其是反面历史人物，而是为这批蒋家王朝中的名人的“落日图”抹上了浓墨重彩的悲剧心理图式。所以，我认为：“《落日》是人生悲歌的交响诗，是人在历史面前的舞蹈。”就此而言，我以为“故都三部曲”最大的历史贡献不在于它在描写上恪守了所谓开放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融悲剧浪漫主义于历史题材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之中，而是以悲剧浪漫主义的方法来勾画一代历史名流，写出了—一个时代政治人物与文化名流的真实心理世界，首先打破了以往这类题材描写的条条框框，为以后的此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鲜的经验模式。

长篇小说《逐鹿金陵》作为历史题材作品出现在九十年代中期，写法上仍然是“故都三部曲”的延续，这在九十年代各种主义与流派盛行之时，往往会被时尚所淹没，不过，还是有人看出了“被历史扭曲的人性有一种近乎酷烈的美感”（贾梦玮：《历史中的人——评长篇历史小说〈逐鹿金陵〉》）和“庞瑞垠‘新历史小说’有别于他人的地方，大胆的虚构，有节制的描写”。“不仅有强烈的政治冲突，还蕴涵着历史文化的角逐，这就让小说的意蕴超越了一般的历史政治视野。”（王干：《庞瑞垠和他的新历史小说〈逐鹿金陵〉》）无疑，在庞瑞垠用十年时间沉湎于长篇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时，是一直试图采取以刻画历史名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为创作内核，以此来打破几十年来对历史名人的描写禁区。他的这种努力无疑是具有文学史意义

的。但是，长篇小说创作不仅仅是历史画面和历史人物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它的艺术描写有无创造性，它的人物类型有无多样性，它的情节结构有无张弛空间与节奏感，它的美学定位有无可行性。就此标准而言，庞瑞垠就把希望寄托和锁定在了下一个鸿篇巨制上了。

长篇历史小说《秦淮世家》三部曲（《钞库街》、《桃叶渡》、《乌衣巷》）的问世标志着庞瑞垠的创作进入了巅峰时期，这部作品被许多评论家看好，蔡葵先生认为它“是一部高水平的百年历史画卷。至此，江苏文坛终于有了一部最有代表性的最具秦淮风韵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同时我认为就全国创作而言，这也是堪称第一流的精品力作”；潘旭澜先生说：“作者有一种史诗的追求，一种《清明上河图》式构架的艺术追求……这样一种写法，把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因素结合起来”；曾华鹏先生认为：“这部小说气魄宏大，又描写精细；既有历史感又有当代性；既有对百年历史的深刻反思，又有对更合理的民主与法治的社会的热切期望；既有严肃的批判，又有温馨的谅解。它再现的既是一个家族百年的命运，也是一个城市和一个民族的世纪命运。这是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白烨先生认为：“通过人的奋争与坎坷，家的兴旺与衰落，从家族史、风俗史和个人命运史的角度，写出了为一般的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普通人的二十世纪史……这一文人世家终告衰落的故事，完全可以看作是民族精神之重要构成——文人精神在现代以后不断被消解的一个真实写照”；陈辽先生说：“《秦淮世家》称得上是南京百年的现实主义历史，它是从秦淮地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折射南京的百年风云的，着力描写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如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全书波澜起伏，跌宕曲折……显示了作者编织故事、设计情节的艺术才能，是一部近年来反映历史和现实不可多得优秀长篇”；包忠文先生认为：“这部小说，一、在庞瑞垠的文艺创作中具有新的开拓

意义，它标志着作者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有不少方面，诸如艺术构思、艺术传达等方面，有很多新的尝试和追求，值得认真探讨；二、这部小说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意义、价值也值得文艺理论界认真思考”；董健先生认为：“庞瑞垠写了秦淮一个大家族百年变迁史，其立足点和主题是完全正确的，作品充分肯定并热情讴歌了近百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又避免了‘文革’前一些表现这段历史的那种‘左’的视角与情绪，这才算达到了历史的真实性。”所有这些赞美之词都从宏观上肯定了这部长篇巨制的史诗性效果，同时也肯定了它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所下的功夫，还从不同角度看到了它的风俗画的艺术效应。

我在上文所说的长篇小说的艺术创造性不仅仅是指技术层面的创作技巧问题，还指的是小说的描写域的问题。我以为，《秦淮世家》在艺术上的成熟就在于它的风俗画描写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地域文化中的文学描写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风俗画的描写力度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淮世家》凸显的就是它无尽的秦淮风俗文化内涵，这在上一世纪末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创新意识的创作思路，尽管在这之前还有叶兆言、孙华炳这样的中青年作家抒写过秦淮风俗文化，但是，如此浩大规模的描写秦淮文化的长篇巨制还是第一次。所以，将它称为开江苏现代长篇风俗画小说先河的扛鼎之作，似乎并不为过。

我以为，长篇小说人物描写的多样性也是决定它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我这里所说的人物多样性不仅仅是指长篇小说的人物数量之多，而是更注重不同人物类型和典型的塑造，《秦淮世家》描写的人物众多，涉及到的各个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共有二百六十人之多，在这样一个“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中，怎样去表现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是作者煞费苦心的描写焦点，作品在这一

方面做出了诸多的努力，在这个五代同堂的知识分子的大家族中，作者塑造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因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乃至生活经历的不同，而呈现出各各的类别。但是，在某一类型中，每一个人又因为各自的性情迥异而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不能说《秦淮世家》就像《红楼梦》那样塑造了那个时代那个大家族彪炳史册的典型人物，成为文学史中的“共名”现象；我也不能说《秦淮世家》诚如小托尔斯泰那样在《苦难的历程》里塑造了举世闻名的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然而，我以为庞瑞垠在开掘不同类型人物上是花了气力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塑造典型人物的性格时，一改以往顺应人物性格逻辑线路发展的写作惯例，让人物从既定的构思中突围出来，使人们在人物性格的变异中惊喜地看到了人物性格辩证的逻辑发展规律，如《秦淮世家》中的第三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嘉怡本可以成为一个抗日英雄式的人物，但作者却笔锋一转，让他突然出家当了和尚，而且，在他的后半生埋伏下了种种不可测的、违反常态的事件和情节，始终不按人们意想中的性格逻辑线路走合，甚至还给这个人物配上了怪异的典型环境——在他死前的氛围渲染亦正是突出这个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的与众不同。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这种艺术观念的变化，显然为这部作品带来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收获。

作为长篇小说，尤其是非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十分考究小说的艺术节奏感的。就这一点来说，《秦淮世家》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是考虑到了张弛有度的。我以为，在整个三部曲当中，除了最后一部的后半部稍嫌仓促外，其节奏感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张弛力度，这就给小说的可读性增添了艺术含量。

我始终以为庞瑞垠创作的美学定位应该是悲剧性质的，而且是属于那种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营造悲情浪漫主义的文本写作，当然，这种审美选择是与作家的生活经历，以及人文素养分不开

的，但是，这种悲剧性格一旦进入了对作品的打造过程之中，就必须遵循艺术的法则——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亦如尼采所言：“悲剧端坐在这洋溢的生命、痛苦和快乐之中，在庄严欢欣之中，谛听一支遥远的忧郁的歌，它歌唱着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幻觉，意志，痛苦。——是的，我的朋友，和我一起信仰酒神生活，信仰悲剧的诞生吧。”而尼采所阐定的悲剧“酒神精神”就是在生命的痛苦之中获得精神的快慰，是一个从形下到形上的精神提升过程。《秦淮世家》就是试图在这一层面取得艺术审美的进展，我曾经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作品“在努力发掘悲剧美感时，有意识地书写了历史的沧桑感和苍凉感所引发的悲剧美学效应。百年沧桑基本以悲剧内容为基调，悲剧情节作为推动小说冲突的杠杆支点，撬动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和衍变深化了人性的内涵”。悲剧的美学定位成就了《秦淮世家》。但是，我在七年前也说过：“可惜的是，此书的悲剧往往在向更深层面掘进时，却停滞不前了，尤其是第三部留下的那个缺乏悲剧意识的‘光明的尾巴’，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小说整体的悲剧审美格调。”时至今日，我们可喜地看到了作者审美意识的转变，他收在文集的《秦淮世家》豁然去掉了“光明的尾巴”，以主人公嘉华的死作结，完成了悲剧审美风格的延展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删改，它删去的是一个时代的审美定势，改去的是几十年来话语霸权留给审美领域的巨大阴影！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以为，收在这部文集的中短篇小说是有一些佳作的，如《东平之死》，但比起庞瑞垠的长篇小说来，和同时期的中短篇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所以评论从简。另外，庞瑞垠的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在八十年代就有十分显赫的“轰动效应”，他的《姚迁之死》、《沉沦女》与《早年周恩来》可谓一时洛阳纸贵的报告文学杰作。但是，所有这些，我都是将它看作是庞瑞垠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准备，只有在这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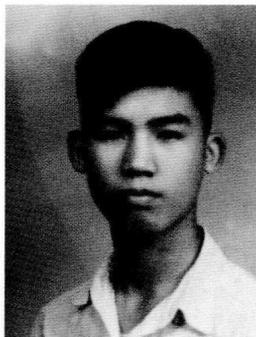
领地里进行着人物、情节和细节的艺术磨砺，才会有后来长篇小说的大丰收。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自由和庞瑞垠从相识到相知已经有二十七个个年头了，在认识他之前，我知道在六七十年代他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有些人对他还略有微词，可是，在与他多年的交往当中，我深深感觉到，庞公是一个耿直而富有正义感的人，在他身上往往散溢着一种作家朋友中并不多见的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坚守人性的底线，保持士子文人的操守，甚至言词激烈，意气张扬。从中，我时时窥见的是刚正不阿的风骨！文人士子可以没有傲骨，但万万不能没有风骨，失去这个底线，他的为人为文都将成为一个问题。庞瑞垠的这种做人的标准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他的作品之中去了。我欣赏他的这种为人为文的风格，这也是我与他长期交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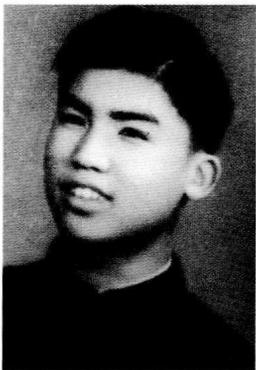
这篇序言本不应该由我来写，他嘱我写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们之间多年友谊的一种回应，我也深感欣慰。所言不当之处，还请读者诸君和庞公多多谅解。

是为序。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于紫金山南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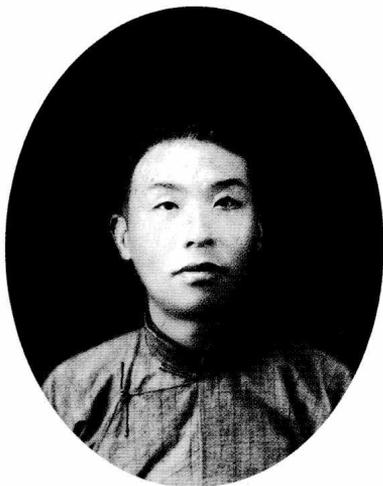
十四岁时留影



十八岁时留影



二十二岁时留影



父亲(1901——1975)



母亲(1901——1992)

十月十日
 九六年
 麗瑞慶堂字派
 重馬
 祥元
 勝德大永昌
 隆業信宜佳
 成聚繼明志
 兆祥瑞廣華
 忠孝能傳世
 文章貴起家
 有欽頌國士
 延壽祝齡遐

父亲手书家谱字派